

唐王谈逸闻

书画文玩品鉴





塵談逸聞

书画文玩品鉴

圖

李烈初 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塵谈逸闻:书画文玩品鉴 / 李烈初著. —杭州:浙江大学出版社, 2008.1

ISBN 978-7-308-05434-8

I. 塵... II. 李... III. ①汉字—法书—鉴赏—中国②中国画—鉴赏—中国③古玩—鉴赏—中国 IV. J212.052 K8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138496 号

责任编辑 李玲如

装帧设计 魏 清

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

(杭州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28)

(E-mail: zupress@mail.hz.zj.cn)

(网址: <http://www.press.zju.edu.cn>

<http://www.zjupress.com>)

排 版 杭州开源数码设备有限公司

印 刷 浙江中恒世纪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1/16

印 张 15.25

字 数 266 千

版 印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308-05434-8

定 价 36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

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 邮购电话: (0571) 88925591

目 录

自序

-1-

第一章

鉴赏书画趣谈

-5-

画中画，案中案 / 6 幽寻留取伴烟霞 / 11

所谓文徵明长卷，实是旧画后落款 / 15

造假画，添“蛇足” / 18

唐寅《李端端图》是仿造本 / 20

明明是个铁拐李 / 22

邹安一封信，后人费疑猜 / 24

文徵明画过海鸥、白鹅吗？ / 28

白日见鬼症 / 30 匾颂寡母“允文允武” / 32

联语例话 / 35

水映荷花应啥样？ / 38 一点代表什么？ / 41

没有“浑沦”的《浑沦图》 / 43

“执炊、卖浆”乎？“缉盗捕快”乎？/45
一见“南宫”，便说米芾/47 真该早送“免题钱”/49
“画状元”大作裱橱顶/51 人兽合图的性别关系/55
连中三元的陈继昌/58 元人《天河仙槎图》/60
二如大司马像/64 太虚法师自书东湖诗/67

第二章 古玉趣谈

-71-

论玉之美/72 古玉产地/74 采玉/76
帝王、权相藏玉/78 玉器之最/81
玉册/83 食玉/87 狸沈用玉/89
殡葬用玉/91 殓玉/93 玉带/96 昆吾刀/99
陆子刚/101 刚卯/103
变形和写实/105 玉的颜色/107 俏色玉/109
沁色、土咬/111 仿古玉/114
玉蟾蜍/116 奇玉/118 翡翠/121 玉钱/124 琮/126

第三章 题目趣谈

-129-

作文怕难题/130 识题靠运气/132
误解题目闹笑话/133 出题目也难/135

出题被杀 / 137 题目游戏 / 140
解题闹乱子 / 142 割裂题 / 144
泄题风波 / 147 和珅猜题 / 150 肃顺泄题 / 152
交白卷，中状元 / 154
破题 / 156 以“○”为题 / 158
为了切题，杜撰典故 / 160
题目的弦外之音 / 162 巧遇试题 / 164 梦题 / 166
出题难倒应试者 / 169 见题抢快 / 171

第四章 姓名趣谈

-173-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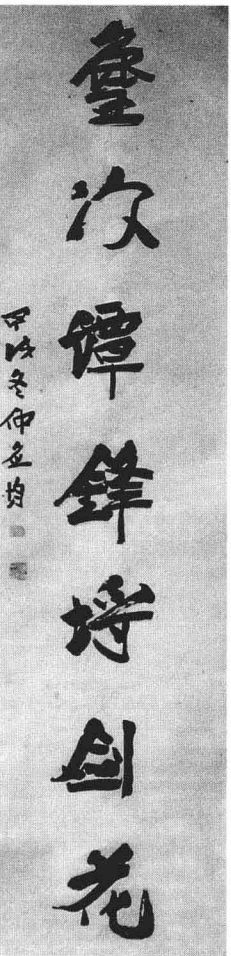
姓 / 174 罕见的姓 / 176 改姓 / 178
郡望 / 180 名 / 182 有趣的命名 / 184
小名 / 186 字 / 188
号 / 190 费解的号 / 192 笔名 / 194 艺名 / 196
法号 / 198 斋号 / 200 帝号 / 202
避讳 / 204 谥 / 207 难认的姓名 / 209 同姓名 / 211
姓名巧合 / 213 改名 / 215 人名对 / 217
绰号 / 219 绰号对 / 221
姓名笔画繁简 / 223 姓名入诗词 / 224
因名得福 / 226 因名遭殃 / 228 巧解姓名 / 230
收藏稀有姓氏 / 232

自序

谈话有长谈、快谈、剧谈、美谈……还有“塵谈”。“塵谈”一词不常见，可我八岁（1935年）就知道了。“打住！”读者不禁要说，“你在瞎吹牛。”事出有因，容我细谈：我七岁上学，第一课只是“小小猫，小小猫，跳跳跳！”第二年，祖父带我到嵊县（嵊州）读书。当时，他任法院院长，办公室里挂着一副书法家应均写的对联：“云端雾乳滋书草，塵次谭锋埒剑花。”我认到联上的字，自不足奇了。“文化大革命”中，我收藏的书画半数丧失。巧得很，应均的对联也只剩下联“塵次谭锋埒剑花”（图序1）了。

塵，是一种鹿类动物。群迁时，由带头塵以尾巴指挥方向。古人遂取塵尾供高谈阔论者所执，有“指挥群伦”的意思。后人仿之，用木制柄，饰以马尾、牦牛尾，或棕丝、细绳，用途除执以清谈，还可驱蚊蚋、拂尘埃。宋曾巩诗：“谈剧清风生塵柄，气酣落日解带鐶。”叶适诗：“艺圃笔锋扫，侯门塵柄挥。”林景熙诗：“寂寞午夜松风响，疑是神仙接塵谈。”五代贯休《十六应真图》、北宋佚名《十八学士图》（图序2）、南宋马远人物画中，均有执塵尾者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塵尾被如意、羽扇、折扇等代替；而“塵谈”一词则成为清谈、雅谈的代名词。应均联语“塵次谭锋埒剑花”，意为：塵谈之际，机智、敏锐、劲挺，犹如宝剑的光芒四射。我八岁见此联，认其字，明其义，于今八十矣。深知高贤硕学，多把“塵谈”之可传者写入著作，流芳百世。风和日丽，明窗净几，身为市隐，尘嚣自远，心如止水，



百虑不生，摊一本语录体、笔记体古籍，吟哦玩味，心旷神怡，如对古人，如闻麈谈，探得骊珠，妙解玄旨，乐不可言，快何如之！

方今茫茫人海，每多“饱食终日，无所事事”，“群言终日，言不及义”。所谈无非街谈巷议、说三话四、道听途说、飞短流长……可统名之为“闲谈”，徒耗时日。难怪爱国老人沈钧儒曾书一联：“立志须存千载想，闲谈无过五分钟。”（图序3）

在“塵談”和“閑談”之間，我選擇了前者，並從古今高賢、碩學所錄“塵談”中，精選逸聞軼事，分門別類，綴錄成文，集輯成書。無以名之，名之為《塵談逸聞》！

全书分书画鉴赏趣谈、古玉趣谈、题目趣谈、姓名趣谈四个部分。

书画是我治学重点、作文主攻，在拙著《书画收藏与鉴赏》、《清磬远韵——书画印泉趣谈》中，占篇幅已多，但内容以知识性居多，鉴赏实践性的则较少。因此，本书所列，是我在鉴赏书画中遇到的逸闻、趣事。我的子女忠告我：“写则写，切勿揭人之短，触人之怒。”这个很难，因为鉴赏书画，一定会碰到许多负面的东西，真个欲避不成、欲罢不能。为了使读者通过有代表性的实例，获得知识性的经验教训，纵属揭短，也在所不辞了。惟有在此先声明一下，只是对事，绝不对人。望被我冒犯者海涵，敬请原谅！

玉器收藏，又成时尚，我将涉猎所得，类叙综述，也列一门。

在我的“趣谈”系列中，自以为最具创见，最具知识性、可读性、趣味性的，当数“题目趣谈”和“姓名趣谈”。古今有以姓名得祸福者。如清朝王国均，原被殿试阅卷大臣列入前十名，慈禧太后嫌其姓名听起来像“亡国君”，改入三等，落差很大。又如胡长龄，大臣原拟第十名，乾隆皇帝一见姓名，喜道：“胡人（少数民族的人）也能长寿耶！”即定为头名状元。这两部分“趣谈”

的写作岁月也最为久远，初期的稿子，因墨水质量不好，竟已褪色，不得不予以重抄。这两个系列稿，都被报刊连载过，但因种种原因，都被“腰斩”。有位编辑很喜欢我的《题目趣谈》，首发时特地配了篇编者的话：《写文章就是要有书卷气》。好景不长，来了位有实权的领导，说道：“陈年百古的东西，讲他做啥！”一刀砍掉。尽管我怀疑这位领导是“民族虚无主义者”，惟其大权在握，又能如何？苦了有心读者，看不到下文，徒呼负负。现予重新整理，新添《和坤猜题》、《肃顺泄题》等篇章，更具趣味。



图序2 宋人画《十八学士图》(部分)

性。前些日子，我去拜访两位年迈学者，随口说了几则《题目趣谈》。老学者道：“你讲得很动听，我忘了打开录音机，应把你的话录下来，多听几遍。”我连忙说：“不必录，不必录。待拙著出版，定当送请指教！”

谨将上述四种趣谈，敬献读者。我想：读者如能将拙著三书收入脑中，以广见闻，以资谈助，也将成为方今清谈中的挥麈人物矣！

李次子書

立志須存千載想

閑談無過五分鐘

三十九年六月沈鈞儒書

【第一章】

鉴赏书画趣谈

画 中 画， 案 中 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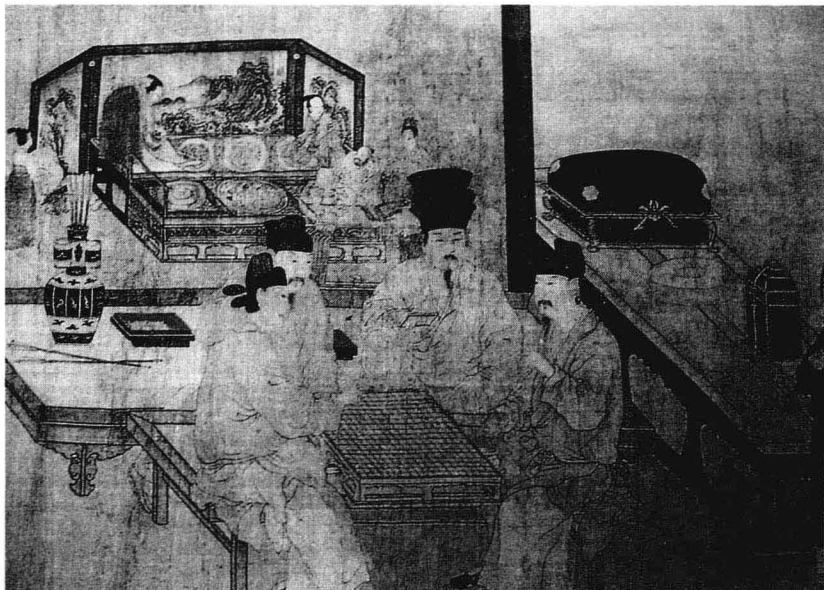
李可染的《观画图》(图1-1)画得很好。老、中、青三人展阅一幅画，阅历、爱好、领悟不同，面部表情各异。三人的眼光集中在画心上，但画心未着点墨，一片空白。这和中国戏剧的挥鞭为骑马、推手为关门一样，观众不会误为骑空气、关空气。同样，观众也不会误为三人在看白纸。

画中画，有略而不画，也有画得比较仔细的。如五代周文矩的《重屏会棋图》(图1-2)，画南唐中主李璟和弟景遂、景达、景逊(遒)弈棋情景。李璟戴高帽，居中坐长榻上，认真观弈。景达、景逊对坐短榻上，较量棋艺。景遂坐李璟之侧，一手搭景逊肩上，会意微笑。长榻上置有投壶用的壶和箭，还有一只漆盒。长

图1-1 现代 李可染《观画图》



图1-2 五代 周文矩《重屏会棋图》



榻后面有一屏风，画一老者据案而坐，有侍者数人在整顿被褥。榻后复有三折屏风，画有山水。这山水已是“画中画”的“画中画”了。据元陆友仁《研北杂志》记载：“尝见周文矩所画初本，前有徽宗御书白乐天《偶眠》一章云：‘放杯书案上，枕臂火炉前，老爱寻思事，慵多取次眠。妻教卸乌帽，婢与展青毡。便是屏风样，何劳画古贤。’”可见“画中画”，是白居易诗意图。

比《重屏会棋图》的“画中画”更为精细的，无过郎世宁的《弘历观画图》（图1-3）。此图画乾隆皇帝弘历便服坐于御苑松柏下，侍奉的有宫女、太监等十一人。一人持孔雀尾羽串成的障扇，一人持长柄如意，一人整理木桌上陈设品，一人抱画数轴，一人以长柄画叉叉起一幅卷轴画，一人持画幅地轴；复有三人持琴、盒而来。时当夏日，风和日丽，弘历坐石墩上，注视画幅，怡然自得。

郎世宁原是意大利人，他的画中西合璧，人称“线法画”，以写实见长。特别是《弘历观画图》中的“画中画”，有似照相机拍摄，连画幅的侧视效果，也十分逼真。



图1-3 清 郎世宁《弘历观画图》



图 1-4 明 丁云鹏《扫象图》



图 1-5A 明宣德霁红、霁青莲瓣卤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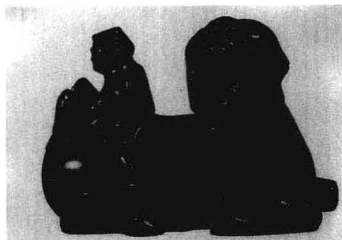


图 1-5B 汉墨玉牧羝器架

台北故宫博物院1990年12月出版的《故宫文物月刊》上，发表了专家的《画里寻宝踪》一文，指出：“原来，郎世宁奉命绘制此画时，正施展了‘挪移大法’，直接将（丁云鹏的）《扫象图》（图1-4）化成（画进）了《弘历观画图》。”专家还指出，

画中放在桌上的红、蓝小卤壶和黑色玉雕，就是目前还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的“明宣德杞霁红、霁青莲瓣卤壶”（图1-5A）和“汉墨玉牧羝器架”（图1-5B）。

丁云鹏，字南羽，号圣华居士，明朝休宁人，工人物，曾供奉内廷十余年。这幅《扫象图》，画普贤菩萨端坐莲座，金童玉女、护法天王分立两旁，僧侣、象奴五人，正在洗刷普贤的坐骑大白象。洗马用刷子，象比马大得多，所以用两把大扫帚洗刷，这就是“扫象”的由来，隔小水沟，复有三僧人，一扫地，另两人传接经书。除人物外，古木虬结盘曲，云雾缭绕，花草随处点缀，颇具仙家景色。左下角有一行款识，说明此图画于明神宗万历四十年（1612）春日。图上多清宫鉴藏章，复有乾隆乙丑（1745）御题诗一首：“鹿苑谈经，本无一字；象教指月，乃有三乘。是三即一，何有非无。慧日法云，尼拘律下。大士偃坐，天人和南，见有象者，夫何不扫彼三十二真塗毒鼓。”诗的开头说：释迦演说教义，并无经籍；释迦去世后，弟子刻木为象（像），以象教人，故称佛教为“象教”。不同流派，均有经

籍。“象教”的“象”，是佛像；“扫象”的“象”，是大象。一字二义，弘历故意混淆二义，认为“象”是扫不得的，有点近乎文字游戏。

台北专家的《画里寻宝踪》，指出郎世宁《弘历观画图》里的“画中画”，就是丁云鹏的《扫象图》，似乎破了一件书画案。但是仔细观察郎画的“画中画”，与《扫象图》却有不同之处。“画中画”没盖鉴藏章，没有御题诗，也没丁云鹏的款识；《扫象图》古树与大士间多丛草；“画中画”却是光光的一片平地。更奇怪的是，《扫象图》中的大士；两颊丰满，耳垂很长，没有胡子，“画中画”里的“大士”，却是脸颊较尖，耳垂不长，长着胡须。……

看来，台北专家提到的书画案，是案中有案。“画中画”不是明朝丁云鹏的《扫象图》，而是清朝丁观鹏的《弘历洗象图》（图1-6）。

丁观鹏，生卒年不详，顺天（北京）人，画学同宗丁云鹏，有出蓝之誉，擅画道释、人物、山水，雍正时即供奉内廷。乾隆六年（1741），丁观鹏被定为画院处一等画画人，受到弘历赞赏。如题丁观鹏摹丁云鹏《罗汉赞》云：“四大本幻，作么传神？云鹏、观鹏，前身后身。”题丁观鹏《罗汉图》云：“云海遨游观圣像，观鹏笔妙貌云鹏。依然谁认前身是？可谓端知后者



图1-6 清 丁观鹏《弘历洗象图》

能。”

历来皇帝，皆幻想成仙成佛。弘历为了过把佛瘾，教丁观鹏临摹丁云鹏《扫象图》，而用“挪移大法”，把普贤大士移出去，把乾隆皇帝移进去，“弘占普巢”，成了《弘历洗象图》。

弘历又命郎世宁画《弘历观画图》，用“挪移大法”把《弘历洗象图》，画成“画中画”，成了皇帝看自己变为菩萨的过二把“瘾”。

至此，这件书画案，包括案中案，可谓全案告破。但有一事，倒使我纳闷：《观画图》事事写实，连案头的卤壶、汉玉都写实，何以弘历以及宫女、太监的发式、服饰却不写实了呢？清朝初建时，下“薙发令”，坚决把汉人发式改为满洲发式，提出“留发不留头”的口号，杀人无数，何以弘历反要画家把他们画成明朝发式、明朝衣冠了呢？我想，这主要是由于汉族文化有其强大感召力、吸引力、亲和力的缘故。清初皇室的学习制度十分严格，皇家子弟自幼学习汉族传统文化，经籍、史书、文章、诗词，乃至书画，无不涉猎。从这个模式里培养出来的帝王，怎能不身虽胡装，心怀汉仪？生活中改不得，偏要在图画里改一把。弘历并不是创始人，他的老子胤禛，就叫画家画过多幅汉装行乐图。

弘历的书画主张，颇多创新，也多守旧。由于丁云鹏在《扫象图》中的人物衣褶用战笔水纹描，弘历就命丁观鹏的《洗象图》、郎世宁的《观画图》都用战笔水纹描（图1-7）。其实，这种描法古代也少使用，我只在清宫旧藏一卷南宋人画的《西园雅集图》中见到过。其效果，并不好看。特别是在郎世宁的人物画里用战笔水纹描，犹似人人穿着过长过宽的皱皱巴巴的衣服，显得十分滑稽。

由于半个多世纪来，《洗象图》、《观画图》与《扫象图》分藏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台北故宫博物院，双方介绍交流较少，致专家也难免百密一疏。何日三画能同展一室？令人翘首以待！



图1-7 清 丁观鹏《弘历洗象图》（细部）

幽寻留取伴烟霞

——记胡公寿画『四君子』屏条

“海派”画家中，有个原先名声远播、半个世纪来却逐渐淡化、需要予以重新评价的人物，那便是胡公寿。

胡公寿(1823—1886)，原名远，号小樵、瘦鹤、横云山民，清华亭（现上海松江）人，工书、画，尤善画梅。海宁李壬叔题胡公寿画梅诗云：“清气填肺腑，充溢到骨髓。欲出无从出，奔赴向十指。巨册忽当前，一泄不可止。郁怒蟠根株，璀璨发花蕊。洁掩云母窗，净拭乌皮几。小坐令我读，触手春满纸。恍骑玉龙骨，游戏香海里。……”

当时的评论家，对胡公寿推崇备至。如黄协坝《淞南梦影录》云：“各省书画家以技鸣沪上（上海）者，不下百余人。其尤著者，……画家如胡公寿、杨南湖之山水……类皆芳誉遥驰，几穿户限（门槛）。屠沽俗子，得其片纸以为荣。”张鸣珂《寒松阁谈艺琐录》云：“自海禁一开，贸易之盛，无过上海一隅。而以砚田为生者皆于（连绵不断）而来，侨居卖画。公寿、伯年，最为杰出。”

胡公寿成名较早，年龄也比赵之谦大六岁，比任伯年大十七岁，比吴昌硕大二十一岁。他生性坦荡，提携后学，不遗余力。特别如任伯年初到上海时，经胡公寿介绍，始得住进古香室笺扇店楼上，卖画为生。任画赏识人少，胡就为任的人物画补景题诗，提高声誉。任也虚

